

《张隐韬烈士日记》连载(一)

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

本刊编者按：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新发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张隐韬烈士日记》后，随即给本刊来稿，报导这一消息。本刊编辑部认为，该《日记》非常珍贵，建议全文发表，立即得到了南皮县档案馆的大力支持。现在可以敬告广大读者，该《日记》的编辑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从本期起，将陆续全文刊载，以飨广大读者。

几经历史劫难的《张隐韬烈士日记》幸存之一、三册，真实地记录了1923年8月至1924年9月间烈士的革命活动及烈士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前后与中国共产党员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人的交往及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活动情况等。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日记全文约五万多字，除错字及标点作了适当注释和调整外，其余内容概留原貌，人名、地名的原有横线，亦以保留。

——编者 王金凤 周秀珍 王炳仲

《张隐韬烈士日记》第一册（1923年8月1日于北京起记）

《自序》（隐韬1924年7月10日于粤军校）

日记，是人生在世上作事不可缺少的东西。社会的变向，潮流的趋势，都是日新月异不住的更动。所以拿过去的事要考究未来的事，必有一种很正当很可信的事绩和记载，方能凭明的出来，为我们作事进行的转移。这便是日记对于人生之个人对待社会的必要物。

就是人的个人境遇，也是月异而岁不同的。所以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当否，每年或每月必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明了的观察。如所向行的标准是对的，就可以无改革的努力作下去，一天要有一天的成功。若有所错误的地方，更可以切实的、彻底的考察一下，好作一己或者大家的药石。这便是日记之对于人生之个人之作为的必要物。

人在社会上作事的行为措置失当的事，必定是不可无的。故曰：人非圣矣，孰能无过。又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们青年的经验少，失当的过错，一定也是不少的，我们准能观察的出来，根本上改过他，或者记录在这次日记簿上，作为永久的前车。这便是日记之对人生之个人之修身的必要物。

若其他：朋友信件的往来、天道的雨晴、地方的情形、家庭的景况，也都有记载之价值和必要。所以，我很承认日记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在今年以前的时候，曾记录日记，已经两册了。但是，因为我所作所为的事业，是变动时常发生的，又因我的存保性太弱，便在天津失了一册，在张家口失了一册。到如今，我追想这二年的行事记载，实在觉着可惜，并且难过。但物已归之乌有，惜亦何益？只好用我的自始一致的精神，在现在作起，飘萍无根的再记下去，以作往后的考究就是了。

民国十二年八月一日，自序于北京北长街之喇嘛寺。

中华民国十二年八月(系阳历)起

八月一日 天晴。——我从今天算起，到京已十五天了（在七月十五日自张家口到京）。但光阴过去这样久，一点的事体也未曾办，到〔倒〕不知“从早到晚”的忙碌些什么？真奇怪！莫非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话忘了不成？——从今天起，须要破釜沉舟的干点工作，别把青年光阴轻易放过去啊！

二日 晴。炎热如焚，在寓未外行，看《革命哲学》。

三日 稍阴。去西直门，并送往京绥路私人之信四件。

四日 天晴。寄去王官人屯新学说之书籍七种。

五日 天晴。去鲍家街新中学会，与存斋兄^①谈论解决社会问题。

注：① 即安体诚，字存斋，笔名存真。

六日 去中央农业试验场（一名三贝子花园）。该园地〔面〕积很大，有动物园、有植物园、有各种实验室。亭榭亦多，颇为避暑之佳地。

七日 天晴。接到张树珊兄信一件，并华池兄信一件。

八日 天晴。无所事事。看报，见各报所载（政治谈）：自临城匪变之后，各国之帝国主义者，均以为共管中国之良好机会，而尤以倭日进行为烈。将连署致文中国政府，组织铁路警察队，由各国派人管理，其经费则中国之铁路担负。然此说未知确否？果真，则中国前途不堪设想矣！而一般军阀官僚，尚〔整〕日从事于地盘权力，置国事于不闻不问。噫，小民以血汗金钱，养得一些盗国贼。如此等政局，不加以根本改造，人民之流离困苦，是无论到于何时，必不能解决的。

九日 天晴。余在张垣工作，因意外变故，始于两旬前来京。但我近受经济之压迫特甚，意欲寻一生产事业，以安全家庭及一己之生活。然时日不复少矣，尚无眉目之可言。余噫今果为何等之命运乎？盖已堕入深渊矣。吾不知何时可望此问题之解决也。（自身境遇谈）。

十日 天晴。树功兄送我游万寿山之免费券一张，故我于今日游该地。兹为之记，以作游之首次纪念。

吾之天性，喜劳而恶逸，故凡名胜古迹所在，无不以先睹为快。又何况大名鼎鼎，工空先前之颐和园乎？余在今年之春，已曾留京者月余，因经济及时间之关系，故未能如愿以赏〔偿〕。离京后，时常引以为憾事。至七月中，因事到京，适承友人赠我以免费券，便于十日晨，自京北长街地方乘车去万寿山。上午九时至海甸，餐毕，登车已及山麓矣，以相距仅六许里也。

入其向东之北便门，则见一耸然大殿，然门户均封闭，以内中空无物也。殿前只有光绪年制之古铜龙凤各一，状如生。并有色绿铜质以金镶沿之巨盆二，满以水，概可作养鱼种莲

之用^①。殿北行约数十武，则为满清【慈】禧太后建以观剧之德和殿。出殿之东门，有崎岖小路，夹道则松柏参天，约行五分钟，见杂树中，巍然之谐趣园在。进门有售票处，因持免费券，故少此麻烦。园呈椭圆形，周围均画栋之楼阁。园北有山泉，溶流于楼阁中间之莲花池。出门西南行约里许，至排云殿，亦设售票处。入门后，左右转环，自一层至二层殿，上门严闭，不知其内储何许物。第三层题曰佛香阁，内有碑铭及铜佛三尊，并为清太后之养性地。第四层在山之顶，则无路可通，不复详其内容矣。排云殿为此山之最美华而最高者，故登其巅，则其他殿宇，均在心目中。面前汪洋，水势接天，游舟往来，莲舞波澜，则有昆明湖在焉。湖之中，有通东岸之白石长桥，远望似白云，横亘烟雾间。桥之东而稍北则为光绪年制之铜牛。桥西起处，则为龙王寺，上后之避暑洞，亦视而很清楚也。下排云殿，稍西至五方阁、听鹧馆。更西则至一只船，此船系以白石雕成，工极精，世所罕有物也。北行至船坞，有光绪、太后……等游湖所乘之船甚伙。自山后拆〔折〕而东行，至山顶之一亭，坐而少息。西望玉泉山，北望十三岭，西北望香山，如碧云寺、卧佛寺……等（系属名胜于八大处），均一一可睹。九顶妙峰山，恨有香山作障碍，不然，必能一面也。整衣复东行，至一大寺，然不慎其何名，亦不知内何景况。寺之背，则有清室屯粮处。至听鹧馆折而南，沿湖边之楼阁，至玉澜堂、文昌阁。堂内有光绪之阅书室、卧室等，亦有听康有为变法、得罪将囚之深宫，在其偏东。出文昌阁南行，经铜牛至龙王寺，则在排云殿所望之避暑洞一息焉。时已至下午二点钟，遂乘车返京。（游记谈）。

万寿山，亦名颐和园，系满清帝后之暑游地。然以何物之帝王匹夫，敢占名胜为私第？耗人民之血脂，快一己之所乐为。——此不过在民智不开之时犹可，宜其帝王之为物，不能存在于将要一阶级化之今日社会也。（随感一）。

我此次之游，幸有友人之免费券，尚费用二三元。设无此券，无五六元，必不克如游览之愿。他人之游此地者，必持寻向导一人，然于半日间，必要一二元之酬劳金，我则未敢多此一举。若在昆明湖内游四点钟，必索船费十二元，饮水每位三角，园内设售票处三四所，每处票价均二三角。——噫，一游数十金。吾知无产之苦同胞，以每日二三角之微细工资，绝不能达游此地之目的也。社会上人，享社会之幸福，本是应当的事。然为资本制度所限治〔制〕，不能开此眼界，亦社会上事之不平者，一也。（随感二）。

我游此山，系单独一人，并无伴侣，又不敢忘〔妄〕费金钱，寻一作向导者，故所至处，不能一一尽悉。或园中胜地，难免不无周到而有遗漏之憾。姑写此，以志首次之游。待二次、三次……游时，再补其缺也可。

注：① 此系吉祥缸，是宫禁中用于盛水以备消防之用的工具。

十一日 自晨至晚，霖雨霏霏不止，吾知其益于农家良非浅鲜也。在半月前，接到家中信谓：天久不雨，禾苗殆枯。后我连去二函问询，至今尤未睹回音。假若自接信时，至今方雨，吾知青苗枯尽无余矣！未雨之前，亦有不时之阴晴，谅必早雨矣，绝不能待至今日也。总之，理想上不能判决雨之果降与否，但候家信，始可解我之心意悬念也。

十二日 昨日甘雨，至今日下午二时方止。去马神庙造访李石溪君，岂略〔料〕已于晨时乘车去济南矣。

十三日 天晴。复周君振声函，并寄京绥路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周年纪念祝辞一纸。

（政治谈）：临城案，各帝国主义者，已通牒于中国了。我在八月之记载，不过拿着作一种风声的传闻。岂略〔料〕在本月十日，葡萄牙公使赴外交部，与顾少川作短时谈话，竟将临

城公文提出。下午交阁议。结果：赔赏〔偿〕损失无异议；免职田中玉，系关中国用人行政之权，未便照准；至于组织铁路警察队，为外人训练及指使，关系中国主权甚巨。列强此种要求，颇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实难照办。咳！中国的糟，何竟到了这等天地！我们小民，若不内清政治，外敌外侮，恐怕种种危险形势，都要现于我们的眉睫了。

十四日 稍阴。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一书，何社会人心之险诈也。社会上、官厅上、家庭上，无一不千奇百怪，并危险万分，茫茫大地，几无可以容身处也。我佛山人，何伤心世俗之深也。掩卷而思，几使人心战神栗，概〔慨〕人在世上无论所处之若何地位，无一非骗局陷阱也。悲哉！

十五日 天晴。京地发生铜元票挤兑风潮颇烈，买卖铺等一律拒绝铜票之收入，致各界大起恐慌。前门外之平市官钱局，以兑现事竟挤毙一人。当时紊乱之北京市面，亦可想见一斑了。——然究其所以然者，因张英华方为两月之财政长，即发行数十万元之铜元票，致酿成此次风潮。每银元可换铜子百九十枚，而换铜子票，则可换二百五十枚之谱，相差竟至于斯。然在我个人观察，虽金融紊乱已两日之久，但当局绝不能不设法收拾，一二日即可望解决。而一般商民，承此机会，高涨其物价。待此潮了决后，吾敢断言，其必不将物价，即可底去。闹此风潮，不过增高生活，小民多受点经济束缚罢了。咳，还是此组织不合法之政府万恶！

十六日 今日为阴历之七月初五日，即余开始平民革命运动之一周年纪念日也。在上年六月间，永滋、存斋、启沃诸同志，在津地设立工余补习学校、工人图书馆、五五代卖社、工人乐群会及S.Y.机关等。以发行征书启事，工余、工图、五五，均被杨以德派警解散。余旋以母病归里。待至七月三日，由乡来津，见工乐会危险万分，曾屡进言与沃兄，劝其另移地址，不果。余与滋来京，存以事去榆。余复由京去辛，以辛第一次京汉工潮，尚在未解决日也。出京之二日，即离津之五日，工乐捕人举动已暴作矣。沃兄等三人，均及难，余及存、滋则幸免。至今日，正一年之周也。姑志其从略之经过事实，以为余之社会运动幸脱一次危险之回忆。

十七日 兑换铜元票风潮解决。——阅报，见各地土匪颇形猖獗。据济南《晨钟》报载：山东一百零县，倒有八十四县闹最凶的土匪，其余并非绝对莫有，不过稍差一点而已。咳，山东可算是土匪普及了！——接到树珊兄一信云：口外土匪数约七千余，共四十余股，遍布于绥包一带。

十八日 卖国之重要分子张弧，忽于今日就财长职矣。关于市面之铜子票事，张言在津携来现铜子四十万元，以补为该票之基金。但是否事实，尚一问题也。

十九日 天晴，晨雾。我去乡中已三函矣，何久不见只字之复也，诚令人急闷而欲死。复去一信问询。《晨报》载：近日河南水势颇大，吴佩孚于本月十日亲赴天津桥观水，忽洪水由山上冲下，水与桥平。吴急退至新堤之高处，而水已横流四溢，堤之四围俱成巨浸，吴所立之不没于水者，仅一席地。侍人急去营救，并民船两只冲浪而上，至中流船毁人溺，毙者四五人。吴夫人亦在水次，焦灼万状。直至次日（十一日）天明，水势渐平，始一民船救吴脱险。赏该民千元，以酬救命之恩。云云。喂，吴亦幸矣，何天之违其好生之德也。水势再大，吴必溺毙，是除一杀人不眨眼之军阀魔王而已，恨天之不随人愿也。——此次水势，亦胜直奉战之奉军十万矣。

二十日 大雨。报载：弧财长在任一日，忽乘车去津，于今日冒雨返京，谓其专筹财政

一事，约有眉目可言。云云。——湖南赵恒惕，近来形势颇属不稳，民党之谭延闿已兵至衡州，洛吴已发枪弹援赵，恐不日将有战事发现〔生〕。可惜湖南同胞，未免又要受军阀的一番蹂躏。

二十一日 晴。作工刊稿。赵禹珍君来，备谈绥包一带之匪情，颇属详细云。

二十二日 晴。海参威快信云：苏俄现有回作乱，因排持〔除〕进化之障碍物宗教而激起，惟不知是说确否？苏俄代表加拉罕已抵奉，北京学生会拍电欢迎。对于中国时局谈话，颇属痛砭其病源。恐中俄亲善将不久实现，姑志之，以看后日举动若何？——山东威案交涉，近已失败，该省各界已急起力争。国内同胞，因前者长沙击毙学生之事变，今竟无一哀声急号，响应鲁之同胞者，呜呼！中国人民，诚可令人可哭。

二十三日 接到季恩霖一信。江浙发生战事之酝酿，已非一日。两省人民久惮于战，遂风起作和平运动。该二省当局，已表示顺适民意，与该弥兵团签定和平公约。云云。

二十四日 梁如浩拍卖威海卫之后，全国各界，尤其是山东的同胞，均认为威埠之亡，一发千钧。旅京各团体于十八日开会，要梁报告交涉情形，届期梁竟致函已因病去津，不敢莅会。该同仁等已宣告誓死力争，并以相当手段对待媚外而专谋利己之梁氏云。

二十五日 在上午九点时，余正坐院观书，及起立时，忽头昏目眩，倒于地上，头部磕伤二处，约五分钟始醒。然脑痛颇烈，拟于明日就医诊治。

二十六日 我的脑力太紊乱了，今日本是星期日，我竟忘记了，白跑医院一趟。下午与一甬、德周去十〔什〕三〔刹〕海游玩。晚八时去北大第二院听乐。十时看孟兰盆会，精神觉着倒比昨天较为畅快。

二十七日 去法国医院治病，病势尚不为太甚，盖一二日内可望恢复原状云。

二十八日 晨接文虎兄一信。上午十二点游团城。团城者，即唐时之潘阳也，为安禄山所在地。相传该地之松柏等，均其时所栽，已一二千年之久矣。近时则为政治善后研究会的机关地，每年五月间开放一次，售票四角，常时不准闲人入也。我因吕、李二位先生之介绍，得以游之。——该城之周围，突起于平地约丈余，面积则顷许，在北海之南。上有承光殿、中殿有白玉佛一尊，约高七尺，所着之沙服之边上，尽以钻石镶成，腹下及头上有宝珠二额，均耀耀有光，诚无价之宝也。殿前有墨玉钵在于亭内，雕有龙马等水族，大可直径三尺。殿之东有古松一，特茂盛。传乾隆下江南，树荫蔽之，得封赠，亦俗论也。东有朵云亭，西面亦一亭，均为避暑之佳地。院内松有三种，即白梗松、密针松及常松是也。

二十九日 夜雨，及晨而晴。上午去前门闲游，复去崇文门，见该地之税局各门口，有新式对联四付。其中语气均系对税务上，恐有舞弊情事，故特拟成七言及八言之对联，但见者〔无〕不捧腹大笑。对联是：（一）且休绕过局去，莫教偷漏进城来；（二）商民脂膏丝毫为重，国家税款涓滴归公；（三）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万分廉洁只为小善；（四）贪爱私钱天诛地灭，浸吞款项家败人亡。

三十日 天阴，晚雨。保定张少良君来。上午十时，与纾清兄去第一院洗澡。下午一时，与少良兄去游北海。兹略记该地之胜于后：是日，由李君之介绍得游于此，因清时之禁地也。就是近日，非有官厅之特许，不得而入也。——入正门，过白石桥，再入永安殿，沿殿之东廊，曲折上白石塔。其下之洞颇多，登塔南之铁佛殿（铁佛手足眼目极多），可望北京之全城，但次于景山，其佛亦不知其何名。再东则为石池二，内各雕龙一，颇属可观。殿西有三息殿，为王喜〔羲〕之所书之碑文颇多。由洞中折而北行，至河岸，乘船渡至对岸。入天王

殿，两边有石塔二座。殿内有金佛三尊，并列铜塔二及木塔二，各高二丈余。两旁有十八罗汉，彩色尚属新鲜。地上均以降石盖地，闻每方价银五十两，共计不下几千方。其栋梁均以檀[檀]木做成，直径约二尺五。出殿背面至三殿，则为一亭，亭中一塔，约丈余，名曰七佛塔。系以玉作成，共七面，上雕佛各一，故名。至四殿，则为万佛殿，起地颇高，不得而上矣。——出殿西行，折面北，则为静乐园。园前为九龙壁，其状皆如生，工亦精。南行而西，则为阐佛殿，有大肚子弥勒佛一尊。殿北，则为千佛殿，但久已火焚矣，惟旧迹尚存。出殿而西，则为极乐世界。该殿为一山，系以木板及布等做成，神像颇多。余登而上，至四层，下视颇形骇然。下而北，则为大罗天，门闭不得入。折而东行，过松坡图书馆，至静心斋，为建工程地，亦不得而入。小罗天，亦悬行人止步之牌示，由东之南北捷经，而返矣。时已至下午四点，大雨遂作矣。

卅一日 阴。俄使加拉罕君定于明日上午十时来京，京中各团体亦预备上站欢迎。闻中俄会议将于九月五日举行，但此说恐属不确，因时间太迫促故也。兹将加氏略历附录于后：加氏生于高加索之替夫里斯城，本年卅二岁。曾在彼得格勒大学习法律，十四岁即入革命团体，从事于革命运动，曾三次入狱。欧战时代，因反对战争，被政府放逐。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始被释放。抵彼得格勒后，即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委]员、彼得格勒书记。十月革命后十日，即赴德参加和议。一九一八年，被任为代理国民外交委员长兼外交委员会东方部主任，直至东来前，仍任是职。一九二一年，曾一渡[度]出使波兰云。——晚游中央公园。

九月一日 加拉罕因有私事关系，闻于今日离奉，至明日晨当可来京。晚七时，党中开大会，由刘云静同志报告南京S.Y.大会之决议案，及党务报告后，关于本党若何进行，及对国民党的持之政策怎样？终未有一相当办法。并且，因党中经济问题发生纠葛，余于此次会议，未免抱有很深刻之悲观。因自劳运失败，遂深恨北洋军阀之残暴行为，不得不与一有力之革命团体相连属，以致军阀之死命[地]。乃直至今日，仍无相当之政策，与民党合手，向军阀进攻。不能不令人有愤恨而欲其速画前径之消极态度也。

二日 晴。上午十时十五分，苏俄代表加氏抵京，结队赴站欢迎者，共有廿余团体。各人手执黄绿两色之旗帜，书有：希望中俄本互助精神实现东亚和平；希望勿顾小利，以继续中俄邦交……等字样。其欢迎词列后：(1)欢迎世界惟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代表加拉罕氏！欢迎扶助弱小民族以反抗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帝国主义之暴政国家代表加拉罕氏！！欢迎力图本平等及正义之原则以树立中俄邦交之加拉罕氏！！(2)今日加君之抵中国，中国人民、学生不胜欢喜。盖以历史上、地理上言，中俄至为密切，甚望中俄两大民族、姊妹国家，彻底携手，永远亲善，共同抑制帝国主义之压迫，共同改造亚东及世界和平，世界人类庶可同登于大同幸福之域。——此次之欢迎(欢)加氏，诚为中国与外国联盟以来所无之空前举动。于此，亦见人民之望解放，不啻枯苗之望雨矣。吾知东亚及世界之和平，将不久而突于实现也。

三日 晴。据各报载：昨日午时，日本突然发生空前惨悲之大地震。受灾之重者，首推横滨、【名】古屋二处，其次则为东京，又次则为大阪。中部日本，几无一地幸免者。【名】古屋地将倾陷，势极危殆。横滨临海，震动尤甚，地坍成海，居民死伤殆尽。东京又复大火，火势蔓延，竟灾及孤立东京中央之皇宫，恐东京全市已成灰烬矣。震火后，继以海啸，诚为日本历史上空前之浩劫。东京……等地，尸首堆积已如山矣。先时安政年间(距今约六十余年)之东

京地震为最大，当时死者有二百万人。但其震动区域之广，破坏建筑物之多，尚远不及此。惟其生命之损失，仍不得知其详数。大阪震动，至今尚未停止，暂看以后报载若何，以作继续之记录。

四日 晴。今日上午接到家中来信，使我多日之心中悬悬，已坦然慰安矣。久已大雨，禾苗尚称不弱，地方亦平谧，家中老幼均安吉。并有单宝轩舅信一封。下午，接张树栅兄信一封，言该地之种种运动，颇可抱乐观云。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我已于今日晚看了结矣。至收场之末回（即一〇八回），对于本身所办理之事业；寻弟所受之波折〔折〕；文农、但笙之为人，而后所得之结果；及其各种离奇之怪状。无不伤心惨目，而欲避于世事也。观至此，不由心中为之慨然。然于世外之深山穷谷中，有继之者为之伍，与木石与鹿豕同游，此诚谢绝苦海之大解脱也。（此书之第三册的第七十五回至八十一回中间，尽行遗去，亦不能得尽量以观之，实为所憾事。可再看其他之部式，而是书者，补之可也。）

湘省战事，赵恒惕今已逃避岳州，又复去汉口之某饭庄匿藏，谭延闿已兼程至长沙，于是湘省之大部分已入谭之手。并对各方面声明：“余此次来省，以维持和平为职志，决无野心。保境安民，不起衅端。至对内部组织，当然有一番兴革。”云云。然此次战事，自表面观之为谭、赵之战，而骨子里实为南北之争。盖此次孙文派谭入湘，其侵略之心的所在，决不以湘省为止，此乃极显明之事实。虽谭氏初入长沙，力白无他野心，然此乃入湘伊始，安慰人心之门面语。待湘局大定，实力渐充之后，虽遇何种机会，而不向外发展，纵至愚者，亦不之信。夫中山历年图北，皆因湘省不为助，且不许南军假道，用兵上大感困难。此次遣谭图湘，自为向北发展之第一步。北方对此，固熟知之，故谭氏此时虽力求和平，但北军是否许其从容措施，坐视其羽翼养成，为患将来，亦一疑问。且赵骤失地盘，自不甘心，其引北军自助，亦在意中。并闻赵现已派刘德三赴洛谒吴，效秦庭之哭。故湘局能否即时可定，湘鄂能否安然无事，是否不因此引起南北之战，此时不敢断言，且看以后之结果若何。

五日 雨。接周振声、魏华池二兄各一函。地震、飓风、大火、海啸围困之日本，今已证其灾区有二万英方里之广，日本中部亦不堪回首矣。此次之天灾地变，亦云惨哉。但近又火焰爆烈，竟达一百五十度之酷热，亦有多数之灾民，受热气而致死。自三日又复滂沱大雨以来，并增剧烈。——闻千浦山曾于八月卅日喷火，九月一日益形猛烈。火焰升至数百尺，直入云霄，状如火柱，由高崎远望，美丽不可名状。或云此次地震及海啸，即由千浦火山发动云。

我对于日本之此次地震，在人道上说，当然表以充分之同情和援助。惟日本之国势，将来恐步中国之国际压迫之后尘。因武备上、文化上、经济上，已频于破产矣。然中国之被外力侵略，亦当可减轻一点。因日自顾不暇，无能力以向外也。

六日 阴。去振声、华池、树栅、墨峰并我家中各一函。日本地震二百六十五次，共十六小时，东京一地烧去卅万户，华侨则死去五千人云。——并闻共产党人及韩人皆乘机活动，韩人之在东京者，已拘禁一万四千名云。——看《社会主义讨论集》。

七日 晴。保定张太太来。上午，邀尽〔烬〕美兄^①及杨子烈女士去中央公园。约半点钟，孟雄及缪伯英女士、史湘云女士均驾临，与张太太欢谈。至晚六点始回，十一时，张则已返保矣。

注：①即王烬美。

八日 晴。作工刊稿。黎元洪被逐之后，屡欲南下，以襄野心。但酝酿已久，因各方面之空气不佳，终留居津门。近据确实消息，黎已定于明日由津取海道赴沪。惟此行，纯仰段琪〔祺〕瑞及卢远之鼻息。孙文一派始终对黎取严拒主义，即沪上舆论，亦多不谓然。今日上海电：各界联合会、中华劳工会致黎一电云：“闻君南来，徒滋纷乱，决拒绝，请查照。”深其此行之结果，或亦如在北方时，终出于被逐。然亦必有很多笑话在后矣。

九日 晴。曹琨之大选，吴大头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折〕，到现在还是未有效果可言。昨日之预备会，到会之四百三十六人，尚有疑问，则大会之五百七十人，不知用何法凑足。乃居然要于几天以内选举总统，正〔真〕不知素以包办自雄之吴大头，固有回天补日之手段，亦未可知。且看以后之情形若何，再为北洋派之过程起伏中，以作记述。

十日 晴。安福派近在福州大活动，极力联络王永泉、臧致平，欲使打成一片。日来积极进行，该派此项计画〔划〕，果克成功，则厦门局势将又一变矣。

十一日 中国欲治此致乱之大根源，首在裁兵废都。全国同胞正在奔走之际，而吴大军阀，竟又加添八师。此事由高凌霄提出阁议，并于今日通过两院。咳，这等违反民意的东西，真正令人恨入骨髓，不将这些恶魔根本铲除，那能可望中国和平！

十二日 接到家中来信一件。今日之大选，终未能一帆风顺，办理成功，更不知以后其怎样完成。

十三日 北京之铁委，自我至京，皆由尽〔烬〕美同志负责。近日不知中央局以若何原因将其调往济南，以张国涛〔焘〕同志接办。美兄此次之下台，当然有种心下不快！即使再〔拖〕延下去，恐亦于各项事体毫无进展。但不知张兄对于北方之布置，更有若何计画〔划〕也。

十四日 去尚德兄^①处闲谈。下午在我寓开会，专为美兄交任之手续一切事件。

注：①似为高尚德。

十五日 黎氏之南下，颇有可笑之处。黎氏素迷信，及高〔南〕下时，曾扶乩，以占神意。当得七绝一首云：笑看挥戈夕照中，落霞反映蓼花红；白蘋江上西风紧，一雁南飞否塞通。黎认为南下大吉，遂行。

十六日 近日以来，各地地震及天灾之变，缕出不已。前日高碑店地震，倾房二百间。北大西洋之群岛，亦发生很〔强〕烈之地震。湖北嘉鱼县地震，亦压死十余人云。

十七日 工刊有国焘负责，铁委则有昆弟，我因此类不光明之人儿上台，觉进行颇有障碍，是以提议要回乡一走。

十八日 有吕君来，闲谈甚久。

十九日 去昆弟兄处，要路费十五元。但我甚觉团体之太无情也，此数焉能居到家之用？……

二十日 去前门外，为中南银行票子兑换事。

二十一日 与纤青兄去游艺园，精神很觉畅快！

二十二日 上午乘车去津，晚间六点钟到津，遂寓法政学校永滋兄处。

二十三日 去兰先生处谈天，适南皮之旅津学生开同乡会，故觉很有兴趣。惟兰师环境困苦，不免为之息叹。

二十四日 去寻伯母及二弱弟。睹其情况，实觉可悯，乃为之留点小款。暂作生活之费。余还家之路费已告罄，遂在于兄处借洋三元。上午乘车去沧，遂于下午到沧。

二十五日 与沧中诸友相见，因今日即为阴历八月十五之中秋节日，晚间有东岩、世

奎、永铨诸兄饭酒。并将车摧〔雇〕好，拟于明日旅里。

二十六日 大风。于行车中，备受其苦。噫，笨车难苦哉！遂于下午至大庄子，夜时去郝家马村。

二十七日 去大庄子取东西。接纤青兄一信。

二十八日 这一天以内甚觉劳苦，因乡中习俗，凡久客于外而归者，亲友必往问候，然我则觉太俗气而无趣味之举也。所好者，晚九时即就寝，乡间亦习惯然也。

二十九日 今日礼拜六，去马村与同学等〔踢〕足球。

三十日 姨丈来看余，谈颇久。

十月一日 即阴历八月二十一日，与丙瑞兄去金庄之立民家，晚始回。

二日 曹琨之大选，酝酿日久。第一次大选，因大头太不揣德不量力，而定谓操必胜之券，岂知竟归于无。谅曹琨之总统瘾，必得一过也。然后日之纠纷，更不知其成若何之景况也。

三日 德国之国民革命机关，现已在柏林五十哩外谷寺特林地方起事。岂略〔料〕竟归失败，各领袖均已被逮捕云。——吴佩孚因湖南失陷，近已命令萧耀南督军实行援湘。近已规定种种计画〔划〕云。

四日 护路要求日趋严重，此诚共管中国之初步。英、美则为进行之更甚者。中国近日情形，实堪悲痛已极！噫，国民不起而救之，徒待当胄，恐国祚大有极危险之状况发生。吾不知国民对之当生若何之感想？

五日 中俄通商和议，越飞曾费很大力量，未克成功。近自加拉罕来华，始有眉目可言。闻已决定派驻俄全权代表李家鏊君。由是而后，中国时局将又发生变动，此必然之势也。此亦殆为平民解放之张本也。

六日 我从来乡以后，除看书、观报外，止有早晚清爽时间，饱享纯〔纯〕洁的空气，较之繁华纷扰的冗骗社会，到〔倒〕觉强的很多。今日之晚餐后，一轮而半亏的皎白明月高悬在空中。当此沈〔沉〕静如死的夜里，忽然发扬了我的雅致而愁团的心怀。信步至村南的田地里，已经各种稼禾，都收割到场中去了，举目千里的心花怒放。诚如脱出茫茫大海之鬼策神使的变化莫测地〔的〕世界，而另有天地。然乐极而歌，几乎乐的方寸中毫无所主，毫无所归，无拘无束，到荡然丝毫无存意了。但在九月天气，冷风无情的波动，我就慢慢的步行回家，则钟声已铛铛〔铛铛〕十句矣。安睡而一觉天白。

七日 上午久齐弟来。去永滋兄信。

前日（五日）之大总统选举会，曹琨以四百八十票之多数当选为总统，此为直派之大第一步成功。然直派之中之内阁一席，争鹿者颇不乏人。曹琨之论功行赏，如不得均，亦难免要出意外之波动。奉张则虎视欲动，南方则浙卢、滇唐、川熊等，均通电反对。在此数月或数旬以内，吾不知政局又有若何更变也。——然南北对峙，仇视北洋之孙中山，对于此事则无一言。其概将看“孙曹携手”之情面，而欲政策联合之，以治吴之死命也。

（责任编辑 叶志如）